

世界歷史名著叢刊

社會鬥爭通史

第五卷

現代社會鬥爭史

Max Beer 原著

葉啓芳 譯

神州國光社刊



世界歷史名著叢刊

社會鬥爭通史

第五卷

Max Beer 原著
葉啓芳 譯

現代社會鬥爭史

神州國光社出版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七角（實價不折扣）
（外埠酌加郵費）

社會鬥爭史

第五卷

現代社會鬥爭史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著者

Max Beer

翻譯者

葉啓芳

發行者

程前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印刷者

民光印刷所
上海新聞路五慶里

總發行所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無線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特約代售處

重慶北新書局
開封豫都文書莊
雲南文化書局

武昌新生命書局
西安西安派報社

成都中國圖書公司
漢口現代書局

譯餘贅語

去春二月，漫游滬濱，雪大風高，閒居無賴。讀德儒柏年新著社會鬥爭通史前四卷之英譯本而善之。念此佳著，允宜漢譯，以供同好。從着手開始至殺青，費時凡二閱月。出版問世，猶春寒料峭也。友好讀者，勉掖有加，均囑全譯五卷，俾窺全豹。惟末卷于一九二九年修訂，增新材頗多，英譯本則至今未出。自忖德意志語，雖曾研習短期，而欲藉之以爲漢譯之根基，竊病未敢。去秋倦游南返，蟄伏荔子灣頭，得柏耳書之最新改版者，讀書之暇，勉譯爲漢文。其有未明，得諸友人陳羅諸君之力不少。然是中如有錯誤，過仍當自負也。書之末章第三節內，曾妄爲刪去一句，其意猶日本社會科學卷藉之有×××符號耳。本卷頁數雖不多，然因原本爲德文，非常吃力，所費時間，爲三閱月，

比從英譯譯來之前四卷的總時間，猶爲過之。至其中錯誤之點，深知不免，爲得早窺全豹，暫付剗刪，一俟英譯本出，將參校而改正之也。大雅君子，惠予指正，則不勝謝矣。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譯者誌于廣州昌華故址

社會鬥爭通史序

胡漢民

德國學者 Max Beer 著「社會鬥爭通史」，以鬥爭的唯物論和社會主義的觀點，分析有史以來一切社會的鬥爭；內容證引極宏博，編排極精審，敘述極深刻，是一部歷史的名作。全書共五卷，其中四五兩卷，我於民國十五年在上海讀書賣文時，曾根據日譯本把它翻譯出來，交民智書局出版，題爲「產業革命時代社會主義史」和「馬克思主義時代社會主義史」。我當時譯這兩卷書，有一個小小的意思：以爲國內的「智識份子」，雖有一部份在大談其唯物論，可是當時所談的，實在很淺薄，至於能運用唯物史觀方法去解釋歷史的，所見更稀。我譯這兩卷書，一方面想介紹這唯物史觀的方法之應用。這個意義，是相等於我從前做「唯物史觀的倫理之研究」的。一方面我從產業革命時代譯起，要

我們明瞭近兩世紀西歐社會主義思想的演進，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情形。

最近葉啓芳同志，把 Max Beer 的這部「社會鬥爭通史」，全部譯出來了。葉同志是根據史天甯(H. J. Stenning)的英譯本譯的據說史氏的英譯本，曾經過原作者的校訂，則這部英譯本的可靠的程度，當在我所根據的日譯本之上。前數天接到葉同志的信，并附譯本四冊，以我曾譯過此書的四五兩卷，具有因緣，希望我爲這書的合訂本寫一篇序。信中還說：「該書雖全述西土社會，不及吾邦，然其主張鬥爭，持論未純，允宜於序文中加以糾正，俾惠後學而伸正理」。惠後學與否，是一件事，可是以唯物論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進化，最後并歸著於階級的鬥爭，這一層，我却有一點單簡的意思，要稍加申說。

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的講演中，曾有過這樣的一段話。

「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

歷史的重心。馬克斯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於例舉了若干關於社會進化的事實之後，孫中山先生又說：

「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求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傾起戰爭。……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中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民生問題」。

孫中山先生這兩段話，單簡明瞭。在民生主義中所舉的實例，更其極「能近取譬」之能事。Max Beer 的這部「社會鬥爭通史」，是純乎站在鬥爭的唯物論的立場上來解釋歷史的。換言之，是純乎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觀點來分析社會的鬥爭的。所以他的根本

主旨，顯然與 孫中山先生不合。甚麼是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的教義呢？這類文獻，多不勝舉。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批判」裏，有一段最基礎的說明，茲錄其一節如次：

「人類在他們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上，加入於一定的，必然的，非他們意志所能支配的一種關係裏面，就是加入於生產關係裏面。這生產關係，是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這經濟的構造是法制上政治上的上部建築物所藉以存立的真實的基礎；而且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也是和這基礎相適應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一般爲限制社會上政治上及精神上的生活過程的條件」。

「并非人類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倒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恩格斯和馬克思，同樣是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建設者，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馬克

恩所著三板 *Der achzehnte Brum aire des Louis Napoleon* 的序言中說

「馬克斯是歷史進行的大法則之最初發見者。根據這個法則，一切歷史上的爭鬥，不問其爲政治上，宗教上，哲學上的爭鬥，或是起于精神的方面的鬥爭，實在都不外是社會諸階級的爭鬥的——或則是較爲明瞭或則是不甚清楚——表現。而這些階級的存在與衝突，又是由於經濟狀態的發達程度，由於他們的「生產」方法，「交換」方法如何而定的」。

從上文看來，所謂唯物史觀，正爲 孫中山先生所言，在認定：物是社會進化的定律。它以物爲中心，以經濟爲中心，社會的演變，都要以經濟的結構爲說明。所以唯物史觀便不啻爲一種經濟一元論。唯物史觀者認定由生產力，生產方法，生產關係以制定社會的全部經濟制度，由社會的全部經濟制度，建築起「制度的文化」來，如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等，社會之經濟制度，合之「制度之文化」。又制定我們的「精神的文化」度制

的文化，是第一層建築，精神的文化，在精神的生產方面的，如思想，哲學，主義等，屬於社會的心意形態的，如宗教，教育，道德等，是第二上層建築。生產力，生產方法，生產關係有變動。社會的經濟結構也變動，制度的文化和精神的文化，也隨之變動。總之上層的建築。其建立與崩潰都要以下層為轉移。這便是唯物史觀的大較。

我并不全部否定唯物論者的學說，正如我并不全部否定唯心論者的學說一般，亦正如孫中山先生并未全部否定唯物論者與唯心論者的學說一般。我以為馬克思的學說，未嘗不含有部份的真理，如闡明社會的互相關係，說制度的文化，會影響及於精神的文化，等等；如闡明人類的偏見，說人們重視其自身的利益，在任何場合，都以各個的利益為前提，以此形成所謂階級的鬥爭等等。雖然這種見解很單簡，可是應用唯物論的方法來解釋歷史的時候，也往往頭頭是道。記得斯賓諾莎曾有過這樣的一句話：「真理是一串理論」。在某一範圍內，一個學說的倡導者，能把他的思想編配起來，把他的理論組

織起來，成爲一串，在這一串之中，能無所不通，如梳髮一般，梳得很順溜，並沒有什麼障礙之處，就髮言，這髮是梳通了，就學說言，則這一學說，在某一範圍內，便是真理了。所以所謂真理本是有限度的，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即使某一時期有其絕對性，但這絕對真理，也是由相對真理而成立的。關於這一點，思格斯和列甯說得很清楚。思格斯說：

「真理和錯誤，與一切流動在兩極對立中之思維，規定一般，在極有限制的領域內，具有絕對的妥當性。……假如我們在那個領域之外，要用作絕對妥當性的東西，必歸於失敗」。

至於列甯，他便是以絕對的真理爲相對真理之一總和的，他確信人類的思維能力，能給予我們以絕對的真理，而且能給予我們以絕對的真理。但他說：

「科學發達之每一步驟，對於絕對真理這種總和，加上新的份子。但每種科學

定理的界限，是相對的，並且因智識之繼續增加，會使這個界限縮小或擴大」。

恩格斯和列甯的話，是一種事實。在任何一門科學上，我們都可以找到實證。當然在這一論點之下，在某一個限度之下，我們同樣承認唯物論是未嘗不含有真理的，然而我們要記得：這僅僅是在這一論點之下和某一個限度之下。假如出了這一限度，則唯物論云云，也如恩格斯所云「必歸失敗」。

根據這個認識，我們便可以來檢閱一下 Max Beer 的這部「社會鬥爭通史」。我已說過：Max Beer 的「社會鬥爭通史」，是站在鬥爭的唯物論的立場上解釋歷史的。這部著作的完成，完全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學說之應用。固然，在解釋歷史方面，這部書未嘗不頭頭是道，如梳髮一般，梳得很順溜，因此如斯賓諾沙之說，并不能全部否定其為非真理。可是唯物史觀的應用的界限，應該在何處呢？唯物史觀的應用，是否「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呢？」我以為最好舉馬克思自己所謂的一個例。馬克思在他的

「工資勞動與資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裏，解釋關於生產的社會關係時，曾說：「例如所謂火器(銃砲)的新武器，一經發明，那軍隊內部的組織，必隨着全部改變，各個人所舉以組織的一隊，和作爲一隊所能夠行動的關係，必因而變換其形式。又各隊間的相互關係，亦必跟着同樣變化」。

新式武器的發明，影響及於軍隊內部的組織，這確恩格斯所說：「在極有限度的領域內，具有絕對的妥當性」的一個例。換言之：便是適用唯物史觀學說的一個最確切的例。唯其唯物史觀應用的界限，很分明與嚴格，所以如 Max Beer 的「社會鬥爭通史」，在以唯物論解釋社會進化史時，雖然似乎頭頭是道，可以在很多方面，確實未能把握到社會進化的真際。能把握到社會進化的真際的，不是「物」，不是「物」所產生的「鬥爭」，而是由於人類求生存의 意欲。這便是 孫中山先生所說「因爲人類不間斷的求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

人類求生存，是一件最顯明而無待解說的事實。一個人要求生存，一家要求生存，一社會要求生存，一國家要求生存，一民族要求生存，一切的演變，都以求「生」這個意欲做原動力。孫中山先生還說：「人類保全生存的方法。一方面是覓食，一方面是自衛，爲要覓食，所以在人類社會進化史上，會由穴居野處的生活逐步推進到游牧，農耕，小工業，以至近代資本主義的工業的生活。爲要自衛，所以會由洪荒時代混沌的生活，逐步推到神權時代，君權時代，軍國主義時代，以至現代帝國主義時代，的淒苦的生活。唯物史觀中經濟結構的基礎，所謂生產力，生產方法，只是爲求生而覓食的一種工具，其上層的建築，如制度的文化等等，只是爲求生而自衛的必要的設施。文化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轉變，都隨著求「生」的方式而轉變，把握住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的，不是「物」而是人類求生存的意欲。所以根本的動力，仍然是「生」不是「物」。人類的意欲，是沒有盡心的，不能生，要求生，能生了，要求有富裕之生與暢遂之生；更明白的說：沒「有」要求的，不能生，要求生，能生了，要求有富裕之生與暢遂之生；更明白的說：沒「有」要求

「有」，有了，要求「多有」。初時是要求維持生活，繼面是要求過豐裕的生活，最後是要求過享樂的奢侈的生活。歸結起來，從無生到享樂之生，奢侈後之生的過程中，由一切努力所發生的種種現象。種種變遷，都只是求生存一念的演變。我可斷定：Max Beer 的這部「社會鬥爭通史」，全部便是以生為中心的這個事實的說明，而與求生之貪慾的無限度之發展相反的，便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澎湃與建立。

在第一卷第四十七頁中，Max Beer 又述到猶太社會主義。——禁慾派時，引猶太知識主義者菲羅(Philo)的話說：

「柏勒斯廷有四千個禁慾派的善行人生著，他們居於村落之中，避免城市之紛華，因為放恣與淫佚，是城居人所慣常的。……他們不積聚金銀，也不須要地土，以獲大部份之收入。他們祇是勞工作以賺得生活供給的必需手段。所以他們是無財產擁有的人，其原因并不由於機會之不幸，而祇由於他們不追求富有。……他們輕

視統治者及官吏，不特因為他們破壞平等，反抗公義，不因為他們不信上帝，消滅自然組織。……一切東西，都係真正而可愛的兄弟一樣，有一種關係。只是這種關係，被勝利的狡猾及貪婪所毀滅了。把荒疏替代信賴，把憎恨替代仁愛，禁慾派所學習的，是有神，聖潔和公道之原理。所謂公道，不特在政治組織及某團中，也在善惡之認識中，所以他們接納三種道德概念和原則，就是愛上帝，愛道德，及愛人類。愛人類之表示，就是慈善，公平，與物品之公有」。

我當時偶然翻到這段話，我不自己的提起筆來，批上書眉道：「人類社會間的一切紛爭起於貪，貪即為滿足自己生的要求。猶太之禁慾派，以戒貪為第一義，以淡泊，公義為第一義。這便是祇求生，不求享樂之生與奢侈之生。總理說：「階級鬥爭，祇是當社會進化時所發生的一種病症，於此更得一證明」。其實，像這樣的例，在這部「社會鬥爭通史」中，連篇而是。所以：